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grayscale image of water with numerous ripples, creating a textured, organic pattern.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background.

祖流 穿枝

◎ 好漾組散文類

〔好漾組散文類 總評〕
兼容多元文化的詭麗花園

凌明玉

一個值得書寫的文學地景，在青年學子的成長歷史中，會成為永恆的畫面嗎？

如果是愛情，穿越過港隧道猶如川端康成的《雪鄉》長長的隧道開展了故事；如果有考試壓力，那是卡夫卡的《變形記》，得以將窗外的晚霞喻為絢爛鳳凰，火紅烈焰的雙翅日日吞噬了時間只留下青春的蒼白。

散文從來就是易寫難工的文類，學生的表現儘管青澀，手法不盡成熟，然而取材卻如同一座兼容多元文化的詭麗花園，讓這次的評審重新去發現散文的歧異與更多可能。無論是上山下海網羅的地方風情，或是在祖流穿梭中重回歷史現場，框不再是困境，在某個午後短暫的夢境也成為夢想的隱喻，絮絮訴說的年少情事更勾勒出動人的未來美景。

同一個緯度裡的時間都被熱情的心靈逐一刻畫，一個城市因此充滿故事的指紋，也成為青年學子的永恆原鄉。



祖流穿梭

〔首獎〕

林子洋

當我往微塵裡鑽入

我拎起藤編的藥草包，支著青竹杖，一心往神木群聚的半山腰踱步下山時，天空彷彿從頭頂壓了下來，眼前分不清是雲是霧，團團將我包圍；雲霧掩去了狹窄的小徑，我只能用竹杖探路，謹慎地前進。擔心天上的暴雨就要降下，我加快腳步，只希望趕緊找到山神寄宿的神木，以完成我的任務。

幾天前聽聞東邊部落遷村的那個下午，一場土石流把所有的建築物都吞沒，剩下的只有破瓦片與漂流木。我從南邊進來的時候，沿途都有百步蛇的行蹤，用竹杖在一圈蛇蠍上敲擊，那薄薄的錦衣碎成破滅的圖樣，我心裡知道不妙了，也看到百步蛇往北邊逃竄。那是東邊部落崩壞的徵兆，而且通常也是西邊求生無路的預言。

果不其然，在我一面尋找蛇蠍與各種草花來占算方位吉凶的同時，雨勢從後頭追了上來，從遠方烏黑的雲朵裡望見西峰頂閃著橙色的雷電，想是把那座聚會的教堂給劈毀了。

拉罕長老早在兩個月前就諭示過這些災變了，相信諭示的族人早早下山，而不相信的族人總要留到最後一刻差點滅村，才驚慌失措地呼救逃命。看著東西部落崩壞，不知道有沒有族人想起拉罕長老說過的話？

拉罕長老的指令我還帶著，一塊木板上刻了祈禱文。

「這塊代表我的木板，還給神木，山神知道我們的誠心懺悔，一定會繼續幫助我們這群遺忘山神的惡人。」拉罕長老殷殷託付，他知道我還深信著山神的力量，而且年輕力壯，比他更擅於在風雨中趕路。

這片從小奔跑攀爬過的樹林，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出去跑跳都會遇見野鼠或野鹿，小鳥是常見的，蟲子也不少但都不認得。

直到某天，我看到一隻小蛙被輾斃的時候，才忽然發現那些光著腳可以踩到溼潤泥土的小路，已經變成焦燙的柏油黑河，不能像以前一樣在小路上和貓狗打滾玩耍了。現在會有城裡的大車飛機而過，小蛙就是這麼被壓死的，烤成了乾。我從那乾裂的圖像上，看到今天風雨驟變的恐怖景象，但是除了拉罕長老，沒有人相信我說的話。

或又回到濁世

我無能為力地看著族人哭喊，在風雨中看著家園被摧毀。最後只好按下了「登出」的按鍵，從一場幻夢瑰麗卻又寫實逼真的遊戲裡醒過來，恢復了城市人的身分。

那竟然只是一場遊戲。

殘酷的網路遊戲上演著現實災變，族人死難的畫面。

我扮演的部落角色，和拉罕長老互動密切，即使回到現實，我還時不時地往背包裡摸索，是否真的有一塊神木雕下的板子？除了從北大武山帶回來的枯葉之外，我手裡一無所有。

電視新聞不斷轉播著北大武山遭受颱風侵襲的畫面，還可以看到轉播車逆著族人逃難的方向往山裡深入。下車的記者扛著器材、或持麥克風，開始評論、報導這一切生死苦難。

麥克風噴出來的聲音彰顯著雷神的威武，也像是歌頌山神毀滅的力量。看吧，這就是祖靈的力量，當族人忘記祖靈的時候，總會用祂們的辦法讓族人想起來。

我又重新開啟了遊戲，拉罕長老不斷派出可以潛藏在花葉裡的畫眉鳥，在風雨交加的惡劣天候，畫眉鳥和我傳遞消息。我從祂的鳥鳴裡聽見，雄鷹冠鷲五十隻都還活著；獐鹿

一百二十頭都往北山逃走了；蛇類包括偉大的百步蛇共一千六百尾，有的順著暴雨漲起的河流，往西邊漂蕩後，都已經著陸上岸。

那來不及逃亡的族人呢？

畫眉鳥的聲音忽然斷了。我回頭看不見祂的蹤影，只有一顆楠樹披頭散髮，呼呼長嘆。

楠樹的秀髮禁不起這種摧殘，在狂風中尖叫著：「黑色柏油河已經淹滿到山神的肚臍了，是我也會生氣的，但是這次牽累整座山的所有生靈，所以我拜託你，快去向山神道歉吧。」告別楠樹，重回祈晴與懺悔的使命之路。

山川間的鳥獸逃得不見蹤跡，風雨趨緩，我揮揮手，頭上的雲霧像是被我撥開，赫然看見拉罕長老的臉，在雲端顯現，張著大嘴，一口把風雨都吞進了肚中。我從逐漸恢復寧靜的雲相中，看到拉罕長老的肚子愈來愈大，最後無可避免地炸了開來，噴出許多花瓣旋飛，吹散了飄風細雨。蒼穹重新掛上漫天雲彩，不再暴動。

而誰可以在祖靈面前說他是萬物之靈

沿著遍地碎石泥濘的山道，跨過碩大錯節的老樹根，我跪下來向祂們祈求這趟旅程可以平安順利，卻嚇到了與我同行的人。

「你在幹嘛啊？」

「沒，沒幹嘛。」

一行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在颱風過境後的幾天內，聚集了數十位山友和登山社的學生，組成一支訓練有素的救難小組，重回北大武山救援。當然，那些訓練不是來自於拉罕長老或是什麼虛幻的山神，而是大家口中的「陳老師」。「陳老師」有豐富的登山與急救知識，和拉罕長老不同的是，「陳老師」通常直接用繩索鐵鉤，在那些住著各種神靈的木石上刨挖出小洞痕。

我愈來愈能理解拉罕長老的難處，困於和現實人們的溝通不良，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為了避免繼續被當作怪物看待，我接下來都是一路默唸著拉罕長老的祈禱文，和那些動植物交談，希望平息山神的忿怒。我撫摸幾條綠色的堅韌藤蔓，輕輕拉扯以慕求祂們的祝福，讓祂們的手看顧著隊伍，可以安全翻越這幾處高聳的峭壁斷崖，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山脊，尋

找需要急救的族人。

當我們到了定點的時候，族人的房子都是完好的，而且生活機能還算正常，只是有一些病重的族人，由政府的救難隊用直升機護送下山。

「哈，好像也沒怎麼樣嘛？」領隊的「陳老師」如是說。當然，這也是他安慰族人的方法，但聽在我耳裡，卻以為「陳老師」把這廣袤的聖山視為城市人的後花園，而颱風土石流不過是自動灑水器故障，多灑點水罷了。

打掃污泥的義工和軍隊也進入部落，他們各自帶開，把族人生活的空間重新整治了一番。

我彷彿得到了拉罕長老最後的力量，御風騰起，往天際飛去，然後低頭看著這個小部落的重建。楠樹有點自言自語，卻又像是和天空中的我交談著：「你要說山神殘酷也好，但我卻以為山神祂啊，只是不想被挖肉刨骨做異族神靈的房子吧。你看那些教堂，還有從前的神社；山神不過遮手打個噴嚏，就讓我們忙亂成什麼樣子。」

我聞言，正想與楠樹繼續深談，祂卻嚇得跑走了。依稀聽見地面上的「陳老師」和大家說：「哇，這肖楠等級很好，廟裡做佛像最喜歡用這種的了。」

內容深密，企圖宏大

鄭順聰

北大武山發生土石流，原住民聚落遭受威脅，主述者協同救難隊伍深入山區救助……

這本是落實的報導文學，作者不落窠臼，在原住民習俗與電玩遊戲中登出登入，切換真實與虛構，思考災難的現象與本質，文字流暢，細節引人入勝，在所有的參賽作品中，內容深密、企圖最宏大。

大醇中的小疵，小標多餘可去，結尾顯得輕浮，首尾可再緊密。

災難與原住民，是文學競賽的優勢，往往被雕琢得空洞刻板，此作自然流暢好讀，相當不容易，值得嘉許。

林子洋



得獎感言

〈祖流穿梭〉是我對山的迷戀及自然信仰的嚮往、崇拜；〈場外流言〉則是寫著自己國高中時期，因不打籃球而遭到異樣眼光的感受，再多加入其他故事。在寫作的時候，常常想把自己生命的兩種不同經驗，想辦法融合在一起，有時候也會因為想講的東西太多，而讓故事不知所云。不管有沒有得獎，把自己的經驗與故事跟每個人分享就是繼續寫的動力。

簡介

目前就讀文藻外語學院，傳播藝術系，從小就受到家人的影響，培養出對文學與電影的熱愛，一邊鑽研電影一邊接觸文學，有感觸的時候，就把感覺到的事物紀錄下來或編寫成故事，高中時，曾獲台北文學獎青年組散文首獎。

〔評審獎〕
框

李晨

對這個世界，記憶中第一眼看到的是什麼，你記得嗎？
在這世界，我看到，框。

「快！輸血！A型血！五百西西以上！越多越好！」病房內，醫生大喊，幾個手忙腳亂的護士停不下動作，臉上盡是焦急，小小的診間瀰漫了淡淡的腥味，及濃濃的緊張。

躺在窄小的保溫箱內，我微微睜著眼，看著嶄新的視界，隔著保溫箱的框。

我跟哥是雙胞胎，生產本已不易，又是措手不及的早產，嚇壞了家中所有人，巴掌大的身軀根本還沒能算得上嬰兒，就這樣被放進了保溫箱內，在那，待足了兩三個月，算是補償沒在母體子宮的天數。

其實我是不記得這段的，只聽阿嬤說過，也還好不記得，誰受得了在那窄小的空間待這麼久？但我對它充滿感謝，這個框起來的小小世界，讓我能夠順利活下來，繼續看看未來多

采多姿的人生。

開啟人生的第一個框，我沒有任何記憶，但我相信在那我獲得了曾經。

而之後，如同那維持生命必需的保溫箱，我遇見了更多的未知的框。

「錢呢？答應我今天要拿回來的錢呢？」客廳中，充滿怒意的吼叫。

我靜靜坐在書桌前，靜靜寫著書法。

「匡！」不知什麼碎了，我沒抬起頭，向右提筆，緩緩的拉。

「幹！」

「出去！在我家，沒人可以罵髒話！」開門聲，我輕輕打了個圈，收筆。

「你家？好！今天開始這裡就是你家！」關門聲，我抬腕，向下，豎勾。

爸媽離婚了，不，其實在我有記憶以來，他們就是離婚的，只是這大大小小的吵架、打架，讓我覺得他們不斷的離婚，沒結婚，但就是單純的不斷離婚，像是越轉越快的鏈球，甩得越大力，隔得越遠。

其實我並沒覺得不公平，本來人就有決定的權力，尤其這是兩人都同意的決定，就算我因為這個決定少了一個爸、一個媽。

去年回媽那拿東西，順便簡單的整理一下，清掃客廳時，我在沙發後看到了一個相框，很大的相框，上面蓋滿了灰塵，吊掛的鐵環都生鏽了，我用抹布輕輕的撥掉鏡面上的灰塵，是爸媽的結婚照。

兩人甜甜的笑著，爸摟著媽，媽靠著爸，兩人手上都帶著發亮的戒指。

一個相框，框住了爸媽的婚姻，卻沒框住他們的愛情。

我再用力的擦過相框，但爸媽的臉還是有些模糊，大概髒的不是鏡面吧。

第二個框，框住了爸媽的約定，卻無法允諾對家庭的承諾，也許，不該用相框絕對是否永恆，也許，用了相框才沒了永恆。

「怎樣？頭會不會暈暈的？走幾步試試看。」

我小心翼翼的踩著步伐，在明亮的磁磚上看著自己的腳，有點不真實，像突然長高一樣。

「走，我們去外面看看！」

帶著模樣古怪的校正眼鏡，我推開門，隔著新的框，看著又一個不同的世界。閃爍的霓虹燈、匆忙奔走的行人、擁擠的車輛、微亮的路燈，變了！全變了！像用麥克筆用力的描上邊，眼前的每樣東西都深刻的烙在我的眼中，不，隔著框的眼中。

其實我並沒發覺我近視了，也許這些漸漸模糊的並沒如此清楚的告訴我，我的視力已經退化，但戴上眼鏡後，我才知道，原來從前的世界是缺了邊的，像畫紙上暈開的水彩，些微重疊了幾個影像。

隔著鏡框，我不再輕易相信我眼前的一切，原來，我曾經深信不疑的世界，多了這薄薄的框，竟可以如此輕易的改變。

從第一次戴上眼鏡的那天起，除了睡覺和洗澡，我不再摘下它，我不想讓眼前的世界再次改變，看見鏡框，我告訴自己，這是矯正後的世界，沒有缺陷，但也沒了水彩畫中朦朧的美。

第三個框，我現在仍戴著，為了看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為了看清楚還需要寫些什麼。

「鈴……鈴……鈴……鈴……」

「喂？阿公，我阿晨，你吃飯了嗎？」

「吃了吃了，坐在這沒事。」阿公握著話筒，雙眼緊緊盯著身前的櫃子。

「我也吃飽了，和阿兄在家，你那裡有下雨嗎？」

「天氣很好啊，沒風沒雨，你們那呢？」櫃子的框上放了張的照片，一張泛黃的舊相

片。

「天氣也很好，家裡滿熱的。」

「有吹電風扇嗎？還是要開冷氣？」照片中，兩個矮小的身影齊肩站著，一樣的衣服，一樣的身高，一樣的外表，一樣的，是阿公的孫子，雙胞胎孫子。

「沒關係啦！有吹電風扇就好。」

「嗯好啊。乖一點喔。」

平淡乏味的對話，卻是相隔六十多年的濃厚想念，自小由阿公帶大，祖孫間存在著更甚於父母的情感。

但天不從人願，隨年齡增長，父母希望我們能在都市中就學，已增加自身競爭力，方便未來取得較高名次甚至考取名校，意味著我得離開阿公身邊。

用黑色的大垃圾袋，我一包一包的裝走放在阿公那的回憶，留下孤單，和一張小小的照片。

照片中，我和哥正領獎，忘了是什麼獎了，但不是很盛大的場合，兩人齊肩站著，兩雙眼呆呆的望著相機，「卡嚓！」，留下了模糊的記憶。

阿公將這張照片小心翼翼地保存，貼在電話前的櫃子框上，每回和我們通電話，他總看著照片，想像從前在他身邊打鬧的我們，想像我們仍在身邊。

思念，造了第四個框。

牢牢的框著我，但不是囚禁自由，是傳遞思念。第四個框，存在於我的生命，但不屬於我，屬於思念我的阿公。

「阿公走了。」電話中，爸哽咽的說著。我放下書包，趕回老家。

屋外狂風暴雨，喧囂了整夜，阿公卻獨自安靜的走了。

「沒阿公了……你們沒阿公了……」一進門，阿嬤緊緊抱住我們，大聲哭著，我皺起眉，卻流不出眼淚。

「你們還這麼小……他沒看你們長大怎麼捨得走……」阿嬤邊哭邊說，眼淚滴到了我的

背上，我輕輕拍著阿嬤的肩。

「你們看……你們阿公他變成這樣……好好一個人變成這樣……」阿嬤吃力的走著，拉著我們。

掀開深藍色的門簾，阿嬤拉著我走近。

冰櫃。

「你們阿公在裡面……不講話也不吃飯了……」

「我不看……看了心好痛……心好痛……」阿嬤往後退了幾步，留下我和哥在簾子內，我低頭，看著阿公。

冰櫃上只有一個小小的框，往框內看去，我看到了阿公，「阿公」我小聲叫著，沒了血色，阿公嘴巴微張，不像笑，但表情看起來不難受。

「阿公」我又叫了一聲，隔著框，不知他聽不聽得見，「阿公，我回來看你了。」不知他聽不聽得見。

我努力回想阿公的樣子，不管是什麼樣的表情，我總認為不是眼前這個阿公，阿公會笑，會摸我頭，會罵我飯沒吃乾淨，會因為我考好而開心，會說話……

眼前的阿公不會，隔著框的這個阿公都不會……就像服飾店的塑膠模特兒，只有僵硬的

五官，僵硬的心。

「阿公」不知隔著框，他聽不聽得到。

最後一個框，框住了生和死的距離，隔著這個框，我看見死亡的絕望，生存的恐慌，但我知道，是框，是框讓我如此認為，是框，只是框。

對這個世界，最後一眼看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在這世界，我看到，框。

內容布置巧妙，情感引人入勝

徐嘉澤

以各式各樣的框來對照人生各種階段和情感的描述，內容布置巧妙，情感也引人入勝，在明喻暗喻的轉化非常恰當，唯書寫上稍嫌明顯用力，可再斟酌。



李晨

得獎感言

在「青年」的尾聲獲得了這樣的肯定，很高興在這塊土地上得到告別青春的重要紀念，感謝評審及主辦單位各人員！
很開心這篇文章受到肯定，下筆前，我草率的將短暫的人生複習一遍，將每個回憶一堆堆的分類放好後，我看見了其中黯淡無光的一角，揉了揉太陽穴，我寫下這篇黯淡無光卻意義重大的〈框〉。
看著「好漾組」得獎名單，才驚覺我將再也無法厚顏的攜著青春二字，好吧，我願意放手，但請讓我撕下一個截角，輕輕的走。

簡介

民國八十一年生，現就讀於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工程學系二年級，高中時以〈躲貓貓〉獲高師大附中「附中青年文學獎」小說、新詩組首獎，散文組貳獎，去年以〈擲筊〉獲中山大學「西子灣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評審獎〕

漏拍

吳佳駿

那天想到你時，是在晃到不行的公車上。我看著窗外枒出的樹枝拍打著車窗，綠色的啪啦聲悄悄的遮住車廂裡過多二氧化碳的氣息。那時你的背影就這麼浮在我面前，你靠著欄柱中間隔了一小塊藍色。遠處潑來橘色的夕陽灑了你一整個背。我感覺我那些對你的記憶很快地就跟這些色塊一般在眼前一瞬就不見，可是當司機將車頭扭向右邊，而所有光線被擋在後頭時，四周暗了我閉上眼睛好似不想相信，我們已經那麼久沒見面了。

左手的手指拂上琴弦，右手靜止的等著你的點頭。我還記得你點下去前的吸氣動作非常小，連隔你不到一公尺的我都得靠著長久的默契才能發覺。這樣的默契，讓我想起每次當我從第二把位滑向第三把位時，往往你都是配上一個從最右邊一路打到最左邊的上行音。當你流暢的爬過那些音後順勢向左邊對我看了一眼，帶著一點笑意，彷彿嘲笑我練了那麼多年音還是沒有準多少。但事實上，一直到了最近我都演到了首席附近的位子了，我才發覺我的音

是從認識你開始，才愈來愈不準的。

我記得好像國二那年附近吧，我們一同在台上的機會多到不行。每次到了後台放下琴盒，就在等著你拎著一大本譜的身影出現在我的眼前。現在想想那時的我們真是幸福過頭了，每次當舞台的燈光一打下來，照映出我們的影子，人，和琴和音好似是一體的。就像每一次演出時那些演奏提示留在譜上遲遲不願擦去，這時的樂音，之於永恆，之於感動，一切是那麼的自然。重複的音符重複的青春，慢慢的那些身影深深的刻印進了視網膜裡，模糊了又清晰。誰被感動了？而誰，又忘了？

基測前的那一年，我們擱下了琴拾起了書本。但就像高音一般，輕輕的碰著弦，將一弓拉得極長。就算再忙，這琴音還是若有若無的延續著。像進入了快板，飛快跑走的節拍中試著挽留，那些在字裡行間長久來對音樂的情感。那些可以的還有的，就在小小的時間小小的交集裡，我們一直不放棄，那一份對音樂的信仰，那種對一片無限寬廣藍天的想像。

晴空飄過了一團白色，好似從幾萬年前人類聽的見聲音開始就在那上頭。就跟飛機一般寂寞的劃破那一灘的藍，那裡的溫度好低。好奇怪，明明更靠近了太陽為什麼我們反而更冷了？突然，我感到指揮的速度加快了，整個樂團似乎都跟上了但我卻被魔法似的把十六分音符當八分音符在拉。慌亂之中我看了你一下，你沒有回頭炫目的雙手仍舊讓旋律在你手中順

暢的流出。我突地感到一陣害怕，好似沒有我任何一個人替代我這事兒都可以，於是我更用力的拉著。這時，外弦斷了。

演的荒腔走版的，是樂曲？是我和你的人生？還是這份我們的堅持與感動？多年來從後台走出布幕時我對這些的懷疑愈來愈多。儘管我們的琴藝隨著年紀看似一點一滴的在增加，但再怎麼努力是不是終究得接受說，這個世界願意聽我們聲音的人只是一個個消失？就像那日餐席上，我們陪著這些可以說是大師的老師們吃飯，但到底是我們已經夠了這點本事，還是這圈子裡頭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些而已？是不是，那些感動只不過是幾個傻子不願放手的結果？

無法綻放的，都是悲傷。如果不能面對現實那再多的能力都是白費的，就像是十三個電子時八隅體沒辦法被滿足。我空著一條弦，想辦法故作鎮定不讓這場演出搞砸。像個迷途的小孩，這時才感到陌生而害怕在昏暗中尋找下台的路。我想了很久，到底這個畫面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一種芒刺，從背後一路長到了眼前，讓自己不敢再往前也不想向後退。是不是如果可以，在這裡，對就在這裡，看著那些已逝的美好，在時光之中悄悄的活著？

其實那時我所知道的最後一些你還記得我的部份，總是我覺得最狼狽不已的一塊。包括像那場在愛河那座音樂館的表演，當我漏掉那一拍跟丟樂團時我彷彿可以感覺連音樂館外的

河水都以一種過分衝擊的力量在打擊我。我想這時在台下的你不知在想什麼，或多或少不知我從哪時就漏了我和你之間的那一拍。樂曲繼續演著人生繼續走著，但我和你的從此音符沒有再一致過。多少次你提醒著我還能台上的我是多麼的幸福，不管再怎麼失望再怎麼灰心，就算地燈暗了殘餘的溫度仍夠我們渡過一整個冬季。只是那漏掉的一拍，就這麼被我們草草地擱置在那些堆在社辦裡送不出去的票。

斷了外弦，靠著一條內弦還是可以撐著。我努力吸著氧氣，在無人的台上想把長久以來體內的二氧化碳統統給排出來。不管未來我還能待在這舞台上多久，我想最少我能和你保證的是，我會很勇敢地將曲子的最後一拍拉完才下台。而漏掉的那一拍，就當它只是個休止符吧。

平靜海面下暗藏洶湧

徐嘉澤

以演奏時的一段漏拍為發想，暗藏小男女之間的情感，那段表演時的漏拍當成不言說的祕密，仿若平靜的海面下暗藏洶湧，讀來更讓人回味再三，像是觀看一場暗戀的愛情故事，作者是高明的書寫者。



吳佳駿

得獎感言

那天，在學校和同學趕報告趕到好晚，回到家已經十點多了。突然想起明天好像就是文學獎截稿日，打開筆電窩在床上，這篇文章就在睡著前被我給弄了出來。感謝黃慧珍老師、歐哲銓老師、謝靜雯老師，謝謝你們忍受我那些錯字一堆的作文。謝謝樂團裡的學長姊，可愛的學弟妹們，陪著我撐過一次次對自己堅持東西的懷疑。最後謝謝暑假時遇到的學姊，妳那時說的那些真的讓我很開心。

簡介

一九九五年生於高雄，目前就讀高雄中學二年級。
自國中起投稿各文學獎、參加作文比賽，直到最近才有得獎的紀錄。喜歡音樂、電影、文字，一切讓自己有一瞬間感動的人或事物。

〔優選獎〕

幽冥筆記——夢饕餮

王建又

「有時我想到那雙閃著淚光的鑲鑽緞鞋，當我離它而去，它還在繼續行走，以我不知道的步伐，走向我不知道的未來。」在周芬苓的〈衣魂〉裡，留着她與衣之魂相遇的故事。處處，好似都有靈。讓我想到段成式《酉陽雜俎》裡的隻字片語：「大食西南兩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為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輒笑輒落。」你相信麼？

據說，學校旁的餐廳裡頭，也有靈，冥冥地以那熱絡的氛圍做為掩護自己身形的障蔽：好像，有一雙如鹿的角，赤赭而無瑕的一如雜糅了千載年歲光陰的精華，在地裡自經煅煉後的琥珀；而遍身熒熒煌煌的鱗甲耀著乳白色的月華；還有一雙凝在一塊的玲瓏眼。牠本沒有名字，如在陰與陽的界隔中游走的幽魄流魂一樣，沒有名字；但或許有人認為牠該有一個與牠吸風飲露習性相稱的名，便起他夢饕餮的名。有時附在桌下，但大多沒人的時候，會蜷縮在角落旁，一動也不動地像一棵室內裝潢的椅松一般。或許，那一旁插著「開店誌喜」的蘭

花盆栽裡頭，就藏了一隻，也說不定！

倘若曾在放學後來過學生餐廳，坐在那正沸著的鼎裡，或許，就能發現牠的蹤影。三五成群的學生們自成一桌說說笑笑，是在人生各色各樣等待的當頭裡，最為興奮的。他們用著不同的故事綺羅爬梳成一只綱目恢恢的網子，阻止了一切時光飄忽的感覺進入他們的圈圈裡。有人的故事，從剛羅出大網的孔目裡，溢了出來，恍若一顆顆壓在千尺江潭巨岩底下蹙然竄起的浮漚，條地湧了起來，像余熟的雞蛋般，浮在天花板下。一切笑罵、睚眦、怒瞋及太息都交融在一鍋夢囈所煨成的湯裡。此時，夢饕餮便會蹣跚而出，像一縷颺起薄紗羽翼的精魂，或者跂坐在垂下的燈具之上，盛積在天花板下吸飲著從網子裡溢出的故事、夢囈。不管是乾、坤、震、艮、離、坎、兌、巽，還是酸苦、辛鹹，樣樣的滋味，牠倒是一點也不挑剔。但牠卻不怎麼歡迎那些沒有故事的人，或者，沒能在故事裡頭的人，是那些乾嚼什錦燴麵，粗飲英文單字的學生。於是，用那正紅色的角去牴牾著椅子，用那遍鱗的身軀去磨蹭著桌子，那些學生不堪其擾的，便會早早離開，空下座位，好讓有故事的學生們可以不斷地進來。

但其實沒有人真正知道牠的來處。甚是，亦沒有人知道，著附在故事裡，那些游離出的靈魂，會隨著故事，被夢饕餮所食而悄悄地消逝。

或許，牠應該是人類慾望與野性的原形吧？承祧續繼了大堯殿前神獸獬廌的角，卻又用帝鴻氏之子渾沌糾結一塊的眼，無法分辨黑白。當獨自在無光的角落裡，看著自己身上的鱗甲閃著月光，便又會無病呻吟了起來。

是了，人們心中都有一把量尺，以良知忖度一切有形與無形之物；然而當面對著耳語如林底層層疊疊的丹楓凌風而起，人們便將它束之高閣，轉而以模稜的感官來體察一切，而這一切的一切又會恰逢契合，人們血液中的自傷情感。——夢饕餮也許就是從這裡來的吧？

後笥：

圓睜著藍狐狸綠眼睛的才女張愛玲，在〈傾城之戀〉裡笑看那世間蒼涼的一切：「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或許，某種層面上，是可以擴大解釋的。我逕自想起自沉汨羅之道的三閭大夫屈原，看著五月江潭潮深莫測「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又想到七月流火銀河下的梵谷，看著遠方的木星癡迷地便想要離開。他們都買了單程票，說走，就走了。原來，自古至今，人與群體的關係，便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難題。然而，那個時代過了以後，大家便不再這樣做了。於是，都摸起了耳語作為過「河」的石子。耳語便不僅僅是茶餘飯後的嬉笑辱

罵，更是為了確保自己在群體中依然有聆聽耳語的權利；耳語便不僅僅是為了確保自己在群體中依然有聆聽耳語的權利，更是為了揭發自己仍是群體之中一份子的證明。往往如此，人便是這樣的微賤！於是，我又多愁善感了起來，想到魯迅的〈祝福〉：「只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祝福」，然而，卻不願給祥林嫂半點的祝福。而這樣的悲劇會一再地發生，一再地發生……

以傳說之眼觀看現代人際脈絡

劉芷妤

這顯然是一篇極具企圖心的作品。短短文章中不時穿梭古今文學作品，更以傳說之眼觀看現代人際脈絡，在本次參賽作品中特顯突出，惜文章中錯別字與不當引用過多，削減不少文字力量，也略顯賣弄。



王建又

得獎感言

那些日子裡忽其不淹的光陰，已然成為我文字的養分，讓我識盡人情底蘊的酸甜苦辣鹹澀沖腥。我應該要答謝那些貴人：那些使我在修漫道途上洞見譎變與幽冥人性的靈魂；那些在我人生退無可退之境，不曾慳吝愛及陪伴的知音；還有我所私淑艾大家書寫中的空靈，竟一一化成文字悠然的餘韻。感謝吾師怡靜、婉清，促使它的形成，還有Sandy、瑞瑞、寶寶和佳純。

而今，我倒希望高三的日子一如張愛玲和胡蘭成婚書上的聲明：「願使現世靜好，歲月安穩。」

簡介

一九九四年生，台灣省高雄市人。鳳山高中三年級學生。以文學為一生的志業，多愁善感於微物，苦心孤詣乎造語。曾獲「書田盃」國中徵文比賽一年級組第二名、全國語文競賽高雄市南區作文高中組第一名。

〔優選獎〕
下午

李亭儀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是十五歲，三年後我們在一起，七年過去後我們結婚了。我們用了兩個人三年住院醫師存下來的薪水，和我媽一些早期的聰明投資，在愛河旁買了一小間公寓，才二十年，不算太老，總共三十坪，不大也不小，剛剛好。每坪才十二萬，加上裝潢和一些家具的錢，六百五十萬。反正是在愛河邊，其實我比較想要一打開窗戶就看到海的，但是有條小河就不錯了。

我從小的夢想就是當一個室內設計師，建築師更好，插畫家也不錯，至於小說家，太會做夢，不行。當我第一次看到空空掉漆的小公寓時，我的腦中浮現了它未來的樣子，於是莫名其妙，我就知道該怎麼讓小公寓變成家。

很快，兩個半月後，我們就能從醫師宿舍搬回小公寓了。小公寓的大門沒什麼特別，一大堆鐵桿交織而成的牢籠，似乎在怕著什麼進入，或是怕著什麼出來。玄關的右手邊有一個

堪入牆壁裡的大鞋櫃，共有六層，每一層都有一個由下往上拉開的橫木門，門把是很多顏色的琉璃珠子。他沒什麼鞋子，只佔了兩層，而我佔有四層。其實他的鞋子只夠放一層，多放一層是避免我不斷地買鞋子。從我認識他開始，他總是只有一雙鞋子，一雙壞了再買一雙，而且都是黑色，甚至是同一個樣式的。他不准我穿有跟的鞋子和夾腳拖。我們在一起的一年後，我幫他買了雙鐵灰色高筒潮鞋，等他當了實習醫生後，他自己才又買了一雙比較像樣的皮鞋。

玄關的左邊是一間只有馬桶洗手台的廁所，廁所的地板是木頭的，米白色，所以我不准任何人把水潑到地上，或是更糟的，把尿噴到地上。一間不濕漉漉的廁所是很重要的。牆壁沒有貼磁磚，只是水泥漆牆，三面是白色的，有一面是我最喜歡的綠色，水稻田那種讓人嚮往的油綠色。牆上用白色的水泥漆寫著，「What are we doing know?」，我們應該要趁上廁所的時間好好想一想現在或許未來，或是什麼都好，傅斯年校長傢伙好像說過，「人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剩下的三個小時要用來沉思」，三個小時根本就是奢望，我想只要有個尿管的時間就夠了。畢竟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是不沉思的，他們活在日復一日的的生活，看不出是不是滿意，只能說他們很適應。

廁所連著的是一小個空間，用來洗衣服，和廁所一樣的，三面白色，一面是橘色，橘色

牆壁上寫著「還有什麼？」。

我們的小公寓整體而言是個正方形，書房和睡覺的房間和走廊和小陽台最遠的那一面牆是在同一條直線上，同時也都有窗戶，面對著愛河。而玄關的右邊的牆壁延伸到書房的牆壁，有一個L型的書櫃，橫跨整個客廳，面對著廚房。這個L型的書櫃高約兩公尺半，總共可以放約一千本書，我有數過。我喜歡任何書，我喜歡把顏色一樣的書排在一起，雖然說大多數的書同時有很多混亂的顏色，所以我特別喜歡書皮簡單純色的書。

客廳的地板是顏色非常深的咖啡色木地板，不是滑滑的看起來油油的那種，是像門一樣，有些粗粗的，感覺有年紀和故事，沙發是NOVA的，共有三個，一個是三人座的灰淡咖啡色布沙發，還有三個軟軟素色的枕頭，另一個是兩人座的花花布沙發，整體而言是米色的，上面有灰色的印花，還有一個單人的沙發，我很喜歡的綠色和白色的直條紋，配上兩個鮮黃色軟軟大枕頭，就擺在L型書櫃的正前方。

廚房的地板是貼磚的，白色的仿木的磚，長長直直的一條一條排列。廚具大抵是白色的面板加上綠色的櫃子和白色的門把，還有一個同樣風格的中島，中島旁有兩張椅子，和櫃子綠是一樣的。我不讓任何多餘的東西出現在眼前，所有的調味料、食材、鍋子鏟子之類的東西都被放在櫥櫃裡面，所以一眼望去只有綠白或許還有一個正在燒開水的水壺，和一個一

公尺乘以零點六公尺的小櫃子放著很多我收集杯子。

書房有河，我喜歡，雖然書房很小，是一個約四平的長方形，長比寬大約是三比一，不過這沒有算到兩邊的書櫃。地板是像廚房那種的白色，不過是木板。書房的窗戶就在進門的正對，窗戶極大，幾乎和整面牆一樣大了，是比較小的那一面，不過窗戶在離地半公尺的地方停止了，因為那裡有一個水泥臺座，水泥臺座上有像沙發那種軟軟的花花厚墊子。從房間左邊牆壁延伸到右邊牆壁，再緊貼著窗戶的那一面牆，所以它一共緊貼著三面牆，長度就是房間的寬，不長，大約三公尺，夠左右各坐一個人，兩個人雙腳交疊，一人靠一個枕頭，我很喜歡。燈鑲在左右兩邊牆壁上，有三節可以扭曲，總是能喬到最好的位置。寬度比較寬，可以同时並坐兩個人，我喜歡靠在他身上看書看河，看一看就睡著。水泥座出來一點，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靠牆的沙發，兩個顏色一樣，都是深咖啡色的布沙發。沙發上面都是一個鑲在裡面的大書櫃，沒有門。大概可以放四百本書，我有數過。我赫然發現，這個房間的所有東西除了人和書和窗外的風景和偶爾掉到地上的枕頭之外，都是對稱的。

我們睡覺的房間同樣也有大面的窗戶，這次是直接延伸到幾乎地上。房間有三面水泥漆牆，兩面白色，一面是我另一個最喜歡的顏色，偏藍的土耳其藍，這次上面沒寫字。窗戶不是平的，有延伸出去一點點，弄成一個四角窗，可以晾衣服。有一個白色搖椅背對著河，搖

椅旁是一座立燈，白色的桿子，燈罩是很多白色的碎花剪紙弄成的一顆大球。床罩是淺咖啡色的，大概是地板的一半淺，枕頭是和牆壁一樣的土耳其藍，床頭正對書房，側對河，這樣我們睡覺的方向就和河同向了。大大軟軟的雙人床，我喜歡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時，我稍微彈起來的感覺，那會讓我不知道床很軟。我也喜歡抱著他睡覺時，睜開眼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河。

陽台和我們睡覺的房間中間有一小條走廊，那邊只足以直放一張臨時的咖啡色小桌子和兩張臨時時的咖啡色椅子，我們會坐在那裡野餐，我當然會坐在面向河的那一端。而他会背對河，看起來暗暗的。有時候我們也會把桌子椅子搬到小陽台野餐，小陽台連接廚房的那一面有扇窗，可以從裡面拿食物到外面，但是當我們在小陽台野餐時，小陽台的寬度只夠我們併座，這樣也好，我們可以一起看河，河好美，美到有一天我覺得我們會一起被吸下去。

然後就是真的有那麼一天，我們一起掉下去了。我很驚訝我不害怕，我為我的小公寓感到開心，小公寓有河，有美麗的打扮。而我有他，所以我不害怕。

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看到黑色和白色的東西在我面前，那是一張紙，上面畫著我未來的家的雛型，我在宿舍的桌上，睡了又醒了，那是一個美好的下午，美好到我不畏懼死亡了，然後他打來了：「欸，明天看電影？」

難以歸類的新意

劉芷好

顯然是讓這次決選評審們最難以歸類的作品，佔全文近五分之四的法式細節描寫，雖有亮眼新意，卻也少了重心，使所有精采細節都只能成為鬆散的下午夢囈。



李亭儀

得獎感言

無可名狀的憂傷，滾來滾去。想要用那樣一個靜靜的文字，吞去所有的憂傷，好像什麼都可以無所謂了。謝謝你，D，謹以此紀念那年的無憂燦爛。

簡介

醫學生一個，想再進入白色巨塔前，能抓多緊，就抓多緊，那孩童的雙眼。

〔優選獎〕

落日狂想

王蘊蓉

「喇——」以往放學後回到家，第一件事便照慣例地打開落地窗。「……我回來了！現在才五點而已，妳一定才剛睡醒吧？」我的聲音自落地窗外飄了出去。天空像是在回應我似地，竟微微地掀開了一條縫，一片赤紅的羽翼驀地從縫中伸了進來，血色頓時染遍了這片天與雲海。眨眼之間，磅礴的雲海又被濃成橘紅，上等的布料就這樣被反覆地漂染，直到那血逐漸乾涸轉黑，浸著無邊無盡的天空，直到濃稠得再也化不開。看到她溫馴地拍著翅膀，降落在窗間的欄杆，我不禁笑著摸摸她的頭，感受到她身上的熱度將我全身烘得暖呼呼地，剎那間成千上萬片的羽毛紛飛，灑落在屋裡的每個角落，她像撒嬌似地在我懷裡磨蹭，又像是想對我說些什麼，雖然我無法理解，但似乎能感受到她四周與我相似的寂寞的氛圍。

我家窗外豢養著一隻鳳凰。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她確實在每天日夜交替的轉捩時分飄然地現身，她的羽翼像是天生被人們的愛恨給和成淒厲的紅，不知何時起，放學的路上她燦爛又妖艷的光輝早已牢牢吸住我的目光，我因此替她取了個名字——浴血鳳凰。

「妳白天一定很寂寞吧？抱歉……妳知道的啊，我白天都得去學校上課的。我這不就來找你了嗎？唔……我知道妳見到我很高興，但是你太激動的話，體溫飆高我可就碰不了妳啦！」我無奈地看著她在落地窗前活蹦亂跳，她的臉頰也因為開心而變得紅撲撲地，一邊搓著自己灼燙的手哇哇大叫。

每天看著她似乎想跟日夜爭寵，無奈出場的時光總是短暫，只能在那僅有的時間裂縫中，極其所能地大放光采。一開始我總是被震懾地呆呆張著嘴，心中有些忿於我駕馭文字能力的不足，竟找不著適當的字眼來描述她的美！我想她是應該受到讚美的，無奈這每天上演的盛宴，又有多少人關注呢？每次想到這裡，心中難免又對這她多了一份心疼。都市人的匆忙使他們的目光總是看著前方、地上，卻吝於花一點時間在那永遠存在的天空，看她每天的裝扮和她蛻變的模樣。但是，他們汲汲營營的心，其實比那為了博君回眸一眼的落日更加寂寞——至少我總是這麼想的。於是悄悄地下定了決心，希望我的陪伴能讓她身上的熱度也能傳到她黯淡的心底。而我有她的陪伴，不知為何心裡也感到十分溫暖。

前陣子和朋友去了西子灣，她竟也不甘寂寞地跟來，像是怕少了我這忠實的觀眾。「我都不知道妳原來這麼黏人啊……！」當我打開隨身的包包，意外地發現了她的蹤影，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她像是早有預謀般，一大早便鑽進我的包包裡待命，就等著夜幕低垂前給我個

驚喜。從西子灣旁的小山丘上遠眺，情人們漫步於灘邊的礁石，連空氣都被量成了淡淡的粉紅，他們身後彷彿開滿了姘紫嫣紅的花，心中的濃情密意盡在眼波蕩漾；上了年紀的人們挽著老伴的手，腳步緩慢卻堅定地走著，歲月的痕跡洗不去臉上大大的笑容，微駸的背影被她的紅光拉得好長，漫漫人生彷彿就這麼地隨著那一個個腳印逐漸後退；粗獷的小販手裡抓著大聲公對著熙攘的人群吆喝著，標示著五斤一百元的宣傳車被婦女們給圍的密不通風，眼看無數雙手東挑西選地將小山高的番茄給洗劫了光，才各自提著裝得鼓鼓的塑膠袋回家；年輕人的嬉鬧聲不時從沙灘的方向傳來，歡笑地奔跑著連腳邊的沙子都被濺了起來，噴得路過的人都有些灰頭土臉；心情抑鬱的人坐在防波堤的上方，看著她光影閃爍的羽翼如緞帶似地在海面上柔柔漂盪，任那一波波的海浪將心頭的煩悶也一塊兒捲走。

我被海邊人群的熱度悶得有些不習慣，抬頭望了望天空，眼中卻多了一分驚訝。那浴血鳳凰早已經從我身旁溜了開，不僅一點也不怕生，還在人群中巧妙地穿梭，替每個被汗水及海風給浸濕衣裳的人們烘乾了全身、鑽到情侶們的中間替他們在臉上曬出心底說不出的情話、在為了健康的小麥色而曬著日光浴的人們身上蹦蹦跳跳，甚至熱心地湊到章魚燒的攤位幫忙加熱！「這……」愣愣地看著這一切的我，竟忘了要阻止她。她四周淡淡而熟悉的寂寞氛圍像是不曾存在似的消失無蹤，廣大的羽翼不知何時竟已變得更加艷紅，輕輕地舒展開來，便輕易地碰觸到山的另一頭。直到她終於玩累了，才慵懶地拍拍翅膀，優雅地飛回天空的溫床。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海灘上我獨自踩著浪花，望著她飛回的方向，想著她以往似乎想要鼓勵我的神情和想要傳達的話，心中頓時豁然開朗。她原來並不寂寞，相反地，她的羽翼就像是人們的熱情，傍晚沒了上午的壓力，便澎湃而出，最後準備迎接夜晚的休息，那短暫的熱度造就的夕陽，才是她最美的時刻。——寂寞的，應該是我才對。每天寂寞地望著這片廣大的天空，以為她和自己一樣被逐漸地遺忘了。從什麼時候起，我也成了都市人中無法適應的一個？堆積如山的書本、有待完成的工作、瑣碎的雜事將我的目光牢牢鎖住，連我的內心都被綁的動彈不得。疲憊壓垮了我的興致，平時的活力都被那殘酷的烈日給蒸乾了，連夕陽的美麗在我的眼中也變得如此悲傷。「妳總是那麼的耀眼，我怎會誤以為妳和我是一樣的呢？……謝謝妳的陪伴，妳一直想喚醒寂寞的我，是吧？」想起自己往日的心情，內心充滿著溫馨又覺得有些好笑。心中的慚愧讓我的臉微微發燙，望著那逐漸隱沒在山際的鳳凰身影，她殘餘的熱度似乎將我心底的空缺給填滿了，先前的鬱悶更是被完全消融。我滿足地關起了家裡的落地窗，心裡暗暗想著，明天得讓她看見和她一樣充滿活力的我才行。我轉過了身，竟感覺她在最後向我眨了眨眼。

令人會心的趣味奇想

劉芷好

以趣味奇想在眾多喃喃自語中贏得評審目光，文中不時出現令人會心的描寫與想像，然將落日擬為「鳳凰」的比喻雖精準，卻也失了新意，或可再多琢磨。



王蘊蓉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投稿，卻能獲得評審老師的青睞讓我又驚喜又感動。每天放學回到家，那落地窗外的夕陽都讓我看的目不轉睛，那種感受又隨著我每日的心情而有所不同。看著她的轉變，我感到自己的心總是被一種不言而喻的心情塞得鼓鼓地，催促我用文字捕捉當下的心境。

謝謝那些愛我的、不愛我的人，你們是我靈感的泉源、我創作的靈魂；謝謝上天賦予我這多愁善感的心，讓我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每一個細微的角落；謝謝鼓勵膽怯的我投稿的小靜老師、家人及朋友……。我愛你們，沒有你們就不會有〈落日狂想〉，不會有愛作夢又熱愛寫作的我。

簡介

高雄市四維國民小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高中部。

此文最相思 ——好漾組散文類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上午十點三十分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委員：凌明玉、徐嘉澤、劉芷妤、鄭順聰（依姓氏筆劃序）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怜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林文冠

初選結果：散文類共有二十九件參賽，全數進入複審，由四位評審委員選出十五篇進入決賽，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4票	〈祖流穿梭〉（鄭、凌、徐、劉）
3票	〈框〉（鄭、徐、劉）、〈幽冥筆記〉（凌、徐、劉）
2票	〈漏拍〉（鄭、凌）、〈落日狂想〉（徐、劉） 〈桂花香〉（鄭）、〈彩虹〉（劉）、〈糖廠綺想〉（鄭）、〈情定高雄〉 （徐）、〈剪影天空〉（凌）、〈下午〉（凌）、〈給愛麗絲〉（徐）、〈此地 最相思〉（劉）、〈原鄉記憶〉（鄭）、〈致妳〉（凌）
1票	

評審各自說明選評標準

徐嘉澤（以下簡稱「徐」）：我的評選標準是，相同題材儘量不選，最後勝出的六篇我不會選同類型，如果是文章裡個人情感有結合到高雄地景，或者呈現內在情感的表達，都會比較受到我的青睞。

凌明玉（以下簡稱「凌」）：我著重的是取材與新意，在評選過程裡我也會分配一兩篇給有描寫到高雄縣市地景的作品，還有散文的修辭我也會滿注重的。

劉芷妤（以下簡稱「劉」）：個人比較不喜歡寫景的東西，所以純粹寫景的較不會選。我著重的仍是鋪陳架構與文字表現。

鄭順聰（以下簡稱「鄭」）：在評文學獎的散文類時，我儘量不選文字雕琢太深的，能寫出在地情感的是首選，但整體來講文字還是相當重要的。

一票作品的討論

徐：放棄〈情定高雄〉。保留〈給愛麗絲〉，因為感情與高雄地景有結合。

劉：放棄〈彩虹〉。保留〈給愛麗絲〉。

鄭：放棄〈糖廠綺想〉。希望可以保留〈桂花香〉。雖然較老套但寫得還算細膩。〈原鄉記憶〉的題材雖然比較有吸引力，但力量不夠，所以也放棄。

凌：放棄〈剪影天空〉。希望保留〈下午〉，這篇散文算是頗有創意的。

第一輪討論放棄〈彩虹〉、〈糖廠綺想〉、〈情定高雄〉、〈剪影天空〉、〈原鄉記憶〉、〈致妳〉六篇。其餘九篇作品進入第二輪討論。

〈框〉

鄭：這一篇算是散文常有的寫法，用一個特定的事物形式來套他生命的經歷。就一個學生來講這篇寫得滿完整的，用框來套人生的各種經歷悲喜，相當不錯，但就形式來講卻是寫得太過刻意了，不過基本上這篇還算四平八穩。

徐：這篇還滿套公式的寫作，基本上也沒什麼問題。

劉：這一篇的確是四平八穩的作品，不過這也凸顯出這次參賽作品普遍都新意不足。這篇的優點是敘述語氣滿冷靜的，寫阿公的部份不會太濫情。

凌：未選這篇的原因是操作手法太過明顯。

〈下午〉

徐：我認為這篇前面太過小說感，雖然後面翻轉過來這只是一個夢境，但我認為用了太多的篇幅在敘述他想像中的生活是另一種平行宇宙的空間，所以這篇放在散文類我就比較不推薦。

鄭：這好像是法國新小說的寫法，不是很成功的作品，還算特殊但有點危險，也很令人矚目，這是一篇很有爭議的作品。

劉：老實說這一篇就像是在寫室內裝潢，滿有趣的，題材很新穎是篇佳作，但是這篇跟愛河是沒有關係的，而只是窗邊風景之一。

〈給愛麗絲〉

鄭：遊記散文不好寫，要寫得突出很難。

劉：這篇文字寫得很漂亮，但漂亮對我來說是不夠的，還有押韻手法也讓人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

凌：這篇裡面有一些很類似歌詞的句子我不是很高興，我也覺得這篇很浪費場景，他寫的是思念一個人，這類題材在散文裡很常見，這篇我是覺得看起來比較像是學生的作文。

徐：我給這一篇票的原因是，在這次作品中比較少這類題材的東西。

〈漏拍〉

鄭：這一篇也是另一種散文常用的寫法，藉由音樂的漏拍來呼應雙方的關係，寫得相當細膩，文字也還不錯。

凌：我滿喜歡這篇的，雖然不是我的首選，但他用音樂上的漏拍來講情感上的拉扯與合諧，

整個手法與結構都緊緊相扣感覺滿好的，在情感的處理方式上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徐：這一篇我也漏拍了，我會再補看。

劉：我也滿喜歡這篇的，確實可以再進來評選的過程中討論。

〈此地最相思〉

劉：這一篇我沒有打算放棄，跟高雄地景有結合情感也不會太過，就這次文學獎的主題來看，我想可以大家再討論一下。

凌：其實這一篇讀來滿有生命力的，經由鐵馬的移動來描寫高雄，是屬於很生活化的寫法。

鄭：基本上是滿平實的，不會太過賣弄辭藻。

徐：因為描述高雄地景的作品已經越來越少，所以這篇我還滿贊成的。

〈幽冥筆記〉

鄭：未選的原因是因為錯字滿多的，但還可以討論，因為這樣的寫法在這次參賽作品中是比較少見的，不是很清楚的一個主題，且裡面引經據典很多，但很多都不太準確，有寫到神獸很魔幻，但到最後也都渙散了。

凌：這篇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最有企圖心的，我也認為這篇的引經據典太多，有些不是很貼切。優點是這篇描寫一個獸想要去吃人說的話、聽人說的故事，算是滿有新意，如果這篇不要那麼引經據典，而用一些細節情節去鋪陳可能會比較好。其實這個獸也可能暗喻他自己，去揭露了在同儕相處間的艱難，讀來很像是一個有老靈魂的小朋友所寫的東西，有些敘述語句很駱以軍，有一個好的構想但處理壞了。

徐：這一篇以一個獸來處理流言八卦，描述上還滿吸引人的，但我覺得太刻意、太咬文嚼字、也太賣弄了，我還是較偏好樸實、情感真摯的作品。

劉：我同意嘉澤說的，這篇的確太過賣弄了。但他有些東西賣得還真不錯，他這篇目前還只停留在會讓我眼睛為之一亮，但無法繼續看下去的程度。

〈落日狂想〉

徐：在所有作品裡這篇的文字濃稠度最高，幾乎每段文字都用想像力去鋪陳，動詞也用得很漂亮，最後的結局也都很扣合住落日跟鳳凰，算是很成功的作品。

劉：這篇想像力很豐富，但情感上太過了，擬人化在細節上還不錯、很可愛，所以我給他還不錯的分數，只是在內容上還是稍微有點貧乏。

凌：我沒選這篇的原因是鳳凰的比喻太過直接，比較不符合我所謂的文學性，不過我還滿喜歡當中有些段落的描寫。鳳凰的比喻實在太過簡單，且未對內心糾葛多做抒發，結尾太八股、太簡單。

鄭：這一篇是用一種比較詩意的手法來描寫夕陽，但他最失敗的是用鳳凰來描寫，貼得太近了，讓大家喘不過氣，不過基本上我很肯定他很用心描寫夕陽的手法。

〈祖流穿梭〉

鄭：這篇寫得很好，內容涵蓋政治、原住民、災難，作者可能是個原住民，而且他描述政治不會太八股，這是我覺得相當不錯的地方。作者對很多原住民的知識都相當了解，這是在閱讀過程中相當讚嘆的地方。但是結尾有個小小缺點就是太八股，不過仍是寫得相當相當好的一篇文章，文化局以後可以考慮找他來出書。

凌：這是個很聰明的作者，在文學獎裡放進原住民的題材，且在整個處理上又不會讓人覺得很矯情，這樣就很容易脫穎而出且結構又很有新意。唯一缺點也是覺得結尾部份，還有作者在散文中所下的小標題。

徐：這篇作品很成熟，把遊戲與現實人生交雜在一起，編織得滿漂亮的，故事非常成熟，

結局也很醒世，沒有太大問題，不像是年輕學生所寫，像是個身經百戰的人，還滿期待最後獎落誰家。

劉：其實大家都講得差不多了。我特別要提出來的是，這篇的用典不突兀，比如說百步蛇等，在原住民象徵意涵的使用上，很能融入文章當中，情感也不會太過，山林畫面也寫得很華麗。

決選結果：第二輪討論淘汰〈給愛麗絲〉，主席決議評審各自為其餘八篇作品名次排序，第一名六分，第八名一分，總計分數最高者為首獎，依此類推。票選統計結果如表列。

編號	篇名	評審委員				小計	獎項
		鄭順聰	凌明玉	徐嘉澤	劉芷好		
002	〈桂花香〉	3	0	0	0	3	
004	〈框〉	4	1	3	4	12	評審獎
009	〈下午〉	2	2	4	0	8	優選獎
013	〈漏拍〉	5	5	5	5	20	評審獎
014	〈此地最相思〉	0	0	0	1	1	

018	〈幽冥筆記〉	1	4	2	2	9	優選獎
020	〈落日狂想〉	0	3	1	3	7	優選獎
028	〈祖流穿梭〉	6	6	6	6	24	首獎

根據票選結果，主席宣布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好漾組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祖流穿梭〉

評審獎兩名：〈漏拍〉、〈框〉

優選獎二名：〈幽冥筆記〉、〈下午〉、〈落日狂想〉